



背景

记忆里,父亲的肩膀,像是在岁月里磨得发亮的扁担——他扛的,何止是千斤重?

父亲退休十多年了。可在我印象中,最清晰的仍是他早年间在老家大岭山上,把命都种在地里的“老农人”的那些年。四季风吹老茶树,也吹着他那扛活的肩膀;梯田稻谷,坡地蕉林,水肥土粪是他一肩挑的;蘑菇棚湿气重,是他扛料子铺的;鸡鸭猪崽叫食,沉重的饲料袋压弯他的腰。天还未亮,母亲挑菜赶圩;日头偏西,还得上山砍柴……

那些年,日子沉得像家里的老石磨,吱呀碾碎的,是父母亲的汗珠,喂饱我们兄妹

父亲的肩膀

□陈健全

四张嫩嫩待哺的嘴。父亲的肩膀,就是那石磨盘顶最吃劲的轴心。

那年,大哥念大四,我读高三,弟弟中考,小妹也读到了小学毕业班。四道坎,四张缴费单。装钱的铁皮盒早就空了。

学费!这两个字,把父亲沉默的肩膀又压下去一截。他蹲在磨得光滑的门槛上狠抽土烟,烟雾呛人,也盖不住肩头的无形大山。没辙了,圈里那头指望换油盐的肥猪,只能提前卖掉。卖猪那天,猪的嚎叫声划破山村的寂静。母亲攥紧那卷用橡皮筋捆着的钱,手指直抖。父亲缩在墙根阴影里,头埋进膝盖,那宽大的肩膀彻底塌了,像抽掉了脊梁。钱终于凑齐了。父亲把学费给我们塞过来,手上洗不掉的红土色,早已渗入皮缝里头了。

父亲嘴里,从没吐过半个“重”字。至今仍烙在我心上的,是那

年强台风。风嚎如狼,暴雨天河漏了底。父亲抓起有些掉毛的破蓑衣,扎进泼天大雨,扑向屋后快散架的菇棚。雨水灌透棚顶,毛竹架子晃得厉害。父亲深一脚浅一脚在泥里踉跄,用肩死扛快倒的棚架。脚下一滑,“噗嗤”摔进泥浆。我赶紧冲过去拉,他却坐在泥水里,胡乱抹把脸,咧开嘴:“摔个屁墩儿算啥!棚塌了,这季指望就泡汤!”雨水顺着他额头流下来,他抹了把脸,咧开嘴笑了,漏下一线倔强的光——它照亮的,何止那几棚菇?分明是凿穿岁月厚墙的鏊子,成了我走夜路时心头吹不灭的灯。

那一刻,沾满泥浆的肩膀,就是这摇晃人世最踏实的柱子。

后来大哥工作了,家里担子轻了点。可父亲身上那红土味混着汗馊的味儿,还有风雨泥汤里一次次挺起,坚硬如山的肩膀,早已深深刻进我们的骨子里头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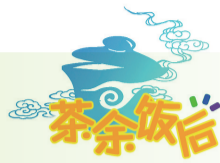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,我也到了扛事的年纪。每每遇到困难,眼前总会很自然地浮现父亲那副肩膀——在大岭山上,在梯田坡地,在台风夜里,在泥水之中……一次次弯下,又一次次挺直。

养家的人,默不作声,日晒雨淋,无怨无悔。他们的肩膀,像山里人垒起的梯田石坎,弯成一道不语的弧线,稳稳挑着重担。他们的脚踩在红土根上,那埋头扛活的肩膀,就是一句无声的硬气话:路再崎岖,牙碎咽肚里也得踩实;担子再沉,肩塌了也得挺直扛住。

“养家”这两个字,我是在父亲弯向泥土的肩膀上读懂的。他的肩膀,顶起的不只是我家的屋檐,更是我们兄妹四人巴望着山外头的眼神。就像老家后山那堆垒了又垒的石坎,它从不说活,只是稳稳地托住了一整个山坡的春天。



行有所止,言有所界,
凡事有度,才是人与人之间
最舒服的关系。



(CFP图)



(CFP图)

我是吹着海风长大的。家乡的海蓝,看一眼,魂就落里头了。浪砸在礁石上,碎成一堆白沫,从我记事起就在耳边哗然作响,跟催眠曲没两样。而鱼卷,不只是嘴里的一口美味,是刻进骨头里的念想。

小时候,父亲总猫在厨房做鱼卷。他挑马鲛鱼那个劲儿,谁也学不来。他非得一大早到码头选刚被拎上岸的鱼,眼睛锃亮。处理鱼时,刮鳞、剔骨、取肉,父亲手起刀落,半点不黏糊。鱼肉剁成糜,掺上地瓜

海边鱼卷香

□黄必良

粉、五花肉末,兑点葱姜水,他抡圆胳膊就举着工具捶。“啪,啪,啪”,那声音跟浪拍礁石一个节奏。我蹲在一旁瞅,总觉得父亲不像做吃的,倒像雕琢什么老物件。

“团仔,鱼卷这东西,得既鲜又扎实。”父亲一边捶一边絮叨。那会儿我听不明白,后来才咂摸出味儿——这就是我们海边人的脾气。

刚蒸好的鱼卷,白如玉,蒸汽四起,鲜味儿直钻鼻子。父亲总是抢先切两片按进我嘴里:“快,趁热,就这时候最香。”一口下去,弹却不硬,鲜里透甜,一丁点腥气都没有,满嘴都是海风混着太阳的味儿。别的地儿,根本吃不着。

逢年过节,家家灶头都飘这味儿。母亲的手法跟父亲一个路子,只是更利索。她摔打出来的鱼糜特别劲道,做出的鱼卷煮不散,煎也不碎。大锅里鱼卷汤咕嘟咕嘟滚着,鲜气弥漫,那就是家的味道。

后来我去外面读书、工作,离开了家乡,最掏心挠肝的还是这一口。超市也能买到鱼卷,但买回来一煮,形像神不像。不是地瓜粉太重,就是鲜气儿不足,要不就是味道不对。我这才醒悟,自己喜欢的那一口美味,哪有什么配方啊,分明是藏在海风、海浪里,揉进父母的手劲和心里,是那些对食材的独特配比和

食事



一代代传下来的传统制作技艺。

如今我也学会了做鱼卷,手艺比不上父母,但制作时的每一次捶打都带着记忆,每回锅里冒起热气,就好像又回到那个海风扑面的小镇,耳边是潮声、捶打声,还有阿嬷的低语。鱼卷早就不只是填肚子的食物,每一口,都是故乡的滋味。



油桐花

□刘辉煌

也许是前人有栽培,也许是鸟儿无意衔种,老家的村口长着几株老油桐树,老得连村里最年长的老人小时候见到它,就已经粗壮得抱不过来。油桐树下好乘凉。那些年的盛夏,每棵油桐树,几乎都有我们攀爬嬉戏的旧痕迹。伴随着一首特别好听的童谣:“五月节,七月半,某某娶某某不让看,带来树下扮戏且,桐花插头真好看。”某某可以是我们任意小伙伴的名字,说到谁的名字,就会一阵欢笑与追逐,笑翻了老树的花与叶,笑飞了树上的蜂与蝶。

油桐不是名贵的树木,它也从来不与

其他花儿争鲜斗艳,只等桃花、梨花、李花都已展现过它们的小娇百媚,才慢慢吐出自己的小喇叭,昭示着春天最后的繁华。乡里的人,也从来都不曾把油桐花和其他花儿放在一起比较,似乎它根本不属于花的一种,但是它毫不在意,年年岁岁花相似。

立春,老枝丫便绽放新芽,老干新枝,充满勃勃生机,随着雨水的滋润浇灌,到清明前后,青玉般的嫩芽间便迸出米粒似的花苞,没几日,整棵树便花枝招展,千万朵油桐花攒成璎珞,低垂的花枝几乎触到孩童的头顶,人在树下走,仿佛在花海里荡漾。

桐花落满求学路,新茶煮沸旧时光。油桐树下是我们上下学的必经之路。到了油桐花飘香的季节,这里便成

了童话里的秘境。我很喜欢在花开的时候站在桐树下,仰头看天空,层层叠叠的花影筛下斑驳的光,恍惚间自己也成了枝头的一串白花。风起时树枝摇曳,簌簌作响,花穗碰着花穗,窃窃私语着我听不懂的蜜语,只有蜜蜂嗡嗡嗡嗡地采不停歇。

小伙伴们纷纷爬树上,伸手去摇晃那一枝枝挤满花朵的树枝,一朵朵油桐花仙女似地从天而降。我仰起头,就像在迎接一场花雨的洗礼,瞬间就觉得自己仿佛也成了花的精灵。女孩们用丝线穿过油桐花的底部,拎起来之后打个结,然后戴在耳朵上,一对美丽的油桐花耳坠就做好了;用毛线穿一挂油桐花戴在脖子上,便是精美的项链;用细铁丝把一朵朵油桐花串起来,弯成发箍的形状戴在头上,便是最美的发饰。桐花之美,清水出芙蓉,天然去雕饰。多年之后,当我看到电视上那些名模戴着各种



四季



登高

- 太白与我语,为我开天关。
——唐·李白《登太白峰》
- 尘世难逢开口笑,菊花须插满头归。
——唐·杜牧《九日齐山登高》
- 山中自正,路险心亦平。
——唐·孟郊《游终南山》
- 山花落后山长在,山水空流山自闲。
——宋·王安石《游钟山》
- 只有天在上,更无山与齐。
——宋·寇准《咏华山》
- 因过竹院逢僧话,又得浮生半日闲。
——唐·李涉《题鹤林寺僧舍》
- 却有一峰忽然长,方知不动是真山。
——宋·杨万里《晓行望云山》



乡情

老厝屋檐上有一只金鱼滴水兽,童年时,我总觉得它有些丑,它眼睛圆鼓鼓的,嘴巴大张,通身的彩绘在日晒雨淋里变得斑驳。有时猛地一抬头,那滴水兽便仿佛一脸惊讶地在说:“啊?”有点像是喜剧电影里的小丑角色,叫人忍俊不禁。

但到了雨天,就是它的表演时间。雨水从滴水兽微张的嘴里聚拢倾泻而出,就像是老厝里的一道小型瀑布,在孩子的眼里十分壮观。而雨停的时候,檐上的水还没流尽,水珠便顺着鱼嘴慢慢滴落,滴进泥里就没了。这时候,我便喜欢脱了一只拖鞋,抬一脚,让滴水兽嘴里那凉凉的水流进我的脚趾头。“啪嗒啪嗒”,一阵一阵的,颇有宫崎骏笔下乡村乐趣的画风。阿嬷拿着扫把出来扫掉积水,总要用闽南语对着我嚷一句:“妖兽仔,怎么整天弄七弄八的!”

晴日里,滴水兽恢复了往日的憨态,静静地栖息在檐角,像是在发呆。我也常搬个小凳,与它一同发呆。有时阿公会拖着他的竹编椅过来坐在我身旁,手中的冬瓜条却不肯放下。我问阿公这鱼有什么来历,为什么要放在屋檐上,阿公放下将要送进口中的冬瓜条,笑了笑:“你多读点书,读到了这只鱼的故事,你来讲给阿公听。阿公也不太懂。这么多年了,它一直就这样摆放在这。”

那时我不知道,这其实是闽南建筑充满情趣的滴水兽,既能排水,又能作为艺术品观赏。

后来我查阅网上资料和翻看书籍了解到,滴水兽是勤劳智慧的闽南人下南洋闯荡时,将它带回了家乡,于是它们就这样高居在屋檐上。不只有鱼,还有其他瑞兽……

老厝的滴水兽

□吴云娥

可我还来不及把这些讲给阿公听,阿公便离开了这个世界,从此,那张老旧的竹编椅子再也没有嘎吱的摇晃声了。

这个阿公啊,怎么言而无信呢?说好了要我讲给他听的。

如今老厝只剩下阿嬷一人,我每次回去,除了要陪陪阿嬷聊天,还要看看那只滴水兽,它因为褪色,颜色更淡了,鱼眼睛旁还有些细碎的裂纹,可那双圆鼓鼓的眼睛依然望着远方。春去秋来,它始终守在屋檐上,看着燕子南飞北归,看着行人来来往往,看着龙眼树开花结果……无论刮风下雨,始终栖息在屋檐之上,守护着每一个闽南人的家。

我想,有些记忆从未消失,只是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。老厝里的滴水兽,收藏了我童年的



(CFP图)

许多美好回忆,收藏了我和阿公阿嬷的欢声笑语,收藏了每一个家人们陪伴的午后,在雨天,一股脑地分享给我。

滴水兽,依旧静静地守在老厝的屋檐上。



地瓜叶手链

□郑桂云

那日晚饭后,我招呼两个女儿过来,和我一起剥地瓜叶。

剥地瓜叶是一项技术活,看着容易,实则不易。我给女儿们做示范:先用食指和拇指捏住叶片根部,用力一摘,青草味的汁水喷涌而出,顺着指尖缓缓流淌,“嘶啦……”纤细柔嫩的茎须从上到下被撕下来,似褪去了华丽的外衣,露出乳白色黏稠的嫩芯。

女儿们脑袋微微向前倾,屏气凝神,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灵巧的双手上翻翻,睫毛都不眨一下,听得很入神,还时不时地点头,她们跃跃欲试,迫不及待要大显身手了。

不一会儿,女儿们开始依葫芦画瓢,有

模有样地剥地瓜叶,一阵阵银铃般的笑声从屋子里飘出,清脆悦耳。

看她们掌握了剥地瓜叶最基本的技巧,我决定教她们做地瓜叶手链,她们开心得手舞足蹈。

“做一条漂亮的手链,就要注意纤维丝撕下一小段时立刻用指甲折断嫩芯,按照一定比例继续往下掐出好几段,像这样……”我给女儿们做示范。

小女儿夺过我手中的一小捧地瓜叶,半蹲着,对我调皮一笑,便开始做手链了。只见她睁着大大的眼睛,紧紧盯着面前的地瓜叶,小心翼翼将纤维丝剥落,一剥、一掐、一按,动作自然流畅,一气呵成,她的表情专注,像极了儿时的我。

记忆里,也是这样宁静的夜晚,饭后,年迈的阿嬷叫上我们姐弟几个帮忙剥地瓜叶。

阿嬷说,要教我们做漂亮的地瓜叶手链,我们满心期待,围坐在阿嬷身边,像叽叽喳喳的小麻雀,嚷嚷着阿嬷快点开始。

阿嬷虽然年纪大了,但手指灵活,她把一箩筐地瓜藤蔓放在跟前,用一双布满老茧的手摘下其中一枝,捏住嫩绿嫩绿的叶片,轻轻一旋,那带绒毛的小叶片便自然而然垂落,一转眼,变成一个精巧小巧的吊坠,阿嬷面露微笑,轻车熟路地把这些小吊坠串在一起,很快,一条美丽的地瓜叶手链就

天伦



大功告成了。

阿嬷一口气做了好多条手链,一条给我,一条给哥哥,一条给弟弟。一个晚上,她乐此不疲地串手链。月光洒在阿嬷苍老的脸上,也洒在我们小小的身上。

我们觉得很好玩,也跟着阿嬷学串地瓜叶手链,你一串,我一串,左手一串,右手一串,我们串得越来越多,直到帮阿嬷串完了所有的地瓜叶。我们的笑声像皎洁的月色一般铺满老院子,每个人心里都漾着甜蜜和幸福……空气中飘荡着青草的清新和泥土的芬芳。

每当我想阿嬷的时候,我就会做一条地瓜叶手链,也很享受与女儿们互动的天伦时光。

泉州世遗颂
2025年草庵诗会

主办单位:泉州市委宣传部 泉州市文旅局
泉州晚报社 晋江市人民政府
承办单位:晋江市委宣传部 晋江市文体旅局
晋江市文联 晋江市社科联
协办单位:泉州市艺术团 晋江市文保中心

天后

□五毛

海浪中夹杂着呼喊
她在梦中抓紧了衣衫
醒来,泪水泛滥
命运的绳索与大海相连
一次又一次的救赎
渔女被供奉为仙

红墙,燕尾,石柱,斗拱
刺桐花影中,浮现你年轻的笑脸
指尖掠过印度教的石刻
耳边是宋元文明的回响
缭绕香火中,米龟承载两岸心愿

站立殿前
祈愿你的坚韧照拂
泉州城的每一位女子
心中供奉着自己的天后



扫描二维码
阅读诗会作品